

◆ 故土珍藏

一碗米粉解乡愁

陈云龙

小时候难得进一回城。进城最大的享受莫过于去光明影院看一场电影,然后再去南门口用两毛钱换一个竹制的粉票,排着长长的队伍耐心地等一碗垂涎已久的米粉。在四十年前物资还比较匮乏的年代,吃一碗百年老店的米粉,是让人津津乐道的事情。

小时候去南门口吃米粉的机会屈指可数。沿着城门洞子往南走,经过最繁华的三排路四排路,就到了水南桥头,百年粉店就坐落在桥边的交叉路口。那时个子小,进了店一下子就被那些高大的身体挡住了。大厅里摆满了四方桌子与长条凳,过道拥挤得只容一人穿过。不时有人吆喝着:“各位顾客,吃完了就走啊,留个位置给别人。”有些占不到座位的食客,干脆端着大碗来到店外行人道上吃起来。那时的粉店,人头攒动,生意火爆。

母亲送我到三中念书时,办理了入校手续之后,她带我步行到南门口买生活用品。母亲说去吃碗粉吧,很久没有吃南门口米粉了。那时店里人多,母亲买了两张粉票,叮嘱我排队等候,她旋即出了店门,买了四块卤豆腐回来。我迫不及待地要吃卤豆腐。母亲说不要急,先吃米粉再吃卤豆腐,卤菜味重,要放在后面吃。我吃的是酸辣粉,很大的一碗,脆生生的酸豆角

臊子,深红的辣油汤,让人口舌生津。母亲鼓励我,如果学习成绩好,半期之后就奖励我一碗牛肉粉。很遗憾,我并没有得到这份奖赏。但是,南门口米粉的味道却永远留在我的记忆里了,那种很入味的稠浓,那种淡淡的酸味,还有刚刚好的生脆。

吃南门口的米粉是容易上瘾的,不管是本地食客还是远道而来的客人,不管是老城的久住居民,还是行色匆匆的外地过客,只要一次就让你终身难忘了。店里常是满座的,若是你还未来得及动筷子,先听听店里食客嗦粉的声音吧:此起彼伏,气韵悠长,鲁莽者、斯文者,各不一样,都足以引起你强烈的食欲。若有外地回来久未品尝米粉的食客,一碗下肚,意犹未尽,吆喝一声再续碗连吃,待大快朵颐之后,长长久久地吐出一个“爽”字来。那种回肠荡气的满足里,完完整整的是爆棚的幸福感。食客用各种吃态表达着他们的感受,也会用言语评论着老店长盛不衰的原因。

我的父亲是南门口米粉店的常客,过不了多久必然要光顾的。记得,父亲退休前在医院住了半个月,他是个有二十余年胃病的老患者。医生反复告诫他,胃病要慢慢养,注意饮食不可太辛辣。父亲出院之后,第二天就把医生的话撂到一边,租

个摩托车去了南门口大饱口福。母亲对此很难释怀,埋怨他不见棺材不流泪,真是老顽固。父亲搬出自己的理论,说:“想吃什么,说明人体需要什么,身体的器官就会发出信号。”母亲没法争辩,认为父亲说的也不无道理。从此,母亲陪伴着父亲也成了这里的常客。

有人说乡愁是一副“毒药”,这话未免让人心生同情。对于客居外地的武冈人来说,这都是家乡美食惹的祸。卤菜、血浆鸭,还有南门口百年老店的米粉,都是游子思乡的酵母。一旦思乡的欲望冒泡泡,他们会找各种机会跑高速、坐高铁、乘飞机往家里赶。

几年前我去了趟北京,接待我的是高中同学。在偌大的京城相见,彼此分外亲切,有谈不完的话题,说不完的故事与回忆。令我非常感动的是,老同学说,北京虽大,名小吃虽多,但无论如何吃不出家乡的味道。在北京的湘菜馆,可以吃到武冈的卤菜和血浆鸭,却没法吃到南门口的米粉,这是无比遗憾的事情。我说,常回家看看吧,武冈发展很快,距离已不再是问题……他紧握着我的双手,郑重其事地告诉我,他的味蕾永远苏醒着,因为他没法忘却那被称为“南门口米粉”的乡愁。

(陈云龙,武冈市一中教师)



山村日出 颜克明 摄

唤醒孩子们的诗意

张素秋

晏田乡中心小学坐落在晏田乡街上,背靠一片葱郁的山林,门前是一条宽阔的马路。2019年,从新宁考回家乡武冈后,我在这里一待就是五年。从我家门口到学校门口,有无数趟公交车经过,不堵车的情况下二三十分钟就能到,自己开车快的话也只要一二十分钟,交通非常便利。

学校仿佛建在阶梯之上,与别的平平整整的校园截然不同,每登高一步,视野便开阔一分。一进校门就是一段宽阔的石阶,穿过一幢教学楼的过道便能沿阶而上。你以为已经登顶,可一转弯,石阶再次蜿蜒而上。石阶层层向上延伸,像一本翻不完的书。再往上迈十来级,就到了另一幢教学楼。

我所带班级的教室在二楼。每到春天,教室外两层楼高的香樟树格外青翠,泛着的新绿和深绿影影绰绰,很有层次感。站在走廊上,靠在栏杆边,稍稍伸手就可以触摸到它那半个巴掌大的叶子。有的孩子一下课就喜欢到树底下拾捡落叶做书签。

我在这间教室上过无数节课,有一节课让我印象最为深刻。

那一天,我带着一年级的小朋友们一起学习课文

《明天要远足》。朗读之后,我问孩子们:“这个小朋友翻过来翻过去是因为什么呢?”

“睡不着!”

“睡不着!”

“睡不着!”教室里稀稀拉拉且参差不齐的声音回答我。“为什么睡不着?”我继续追问。

“因为他明天要远足。”“明天要远足。”貌似只有几个孩子读懂了。

“我们再读一读课文!翻过来,唉——”我开始了朗读。孩子们跟着抑扬顿挫地读起来。

我接着问:“这个小朋友的心情是怎样的?”

“开心。”

“兴奋。”

“好奇。”小朋友们七嘴八舌地回答。

“那,你们曾经有过同样的心情吗?”想到他们可能还不太理解“曾经”,我把这个词换成了“以前”,复述了一遍。

一个小朋友迫不及待地站起身来,丝毫不露怯地回答,去年他姐姐过生日的时候,他的爸爸妈妈说带他们去城里吃好吃的。

“你的心情——”见他的话匣子已然关闭,我忙不迭地追问。

“当然很兴奋,很开心,

很好奇啦!”小家伙一连用了三个“很”,眼睛里透着星星般的光亮。留守农村的一年级孩子,进一次城就好像过年似的。

再问几个孩子,又有不一样的欣喜。当下决定和他们一起即兴“创作”一首诗歌。

“翻过来——”我故意停下了,等他们接过话茬。

“唉——”聪明如他们,果然懂我。

“睡不着。”

“那地方的鸡腿,真的像爸爸说的那么好吃吗?”

“那地方的薯条,真的像爸爸说的那么好吃吗?”孩子们又七嘴八舌地说开了。

于是,全体同学就这样完成了一首诗:“翻过来,唉——睡不着。那地方的鸡腿,真的像爸爸说的那么好吃吗?翻过去,唉——睡不着。那地方的薯条,真的像妈妈说的那么美味吗?翻过来,翻过去,唉——到底什么时候,才天亮呢?”

我离开晏田乡中心小学已经近一年了,这些孩子现在读五年级了,希望他们心中还存有那份诗意。

(张素秋,任职于武冈市第三实验小学)

关心下一代教育好孩子 邵阳市委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协办

◆ 湖湘三百六十行

做新茶

唐文林 王艳萍

新茶,是指当年春季从茶树上采摘的头几批鲜嫩叶子加工而成的茶叶。为求其鲜嫩,一些茶农在清明节前就开始采茶,做新茶,这样的茶被称为明前茶;谷雨节气前采的茶,被称为雨前茶。新茶的特点,是色泽、气味、滋味均有新鲜爽口的感觉。有些消费者以品新茶为乐,争相购买明前茶、雨前茶。

(唐文林、王艳萍,宝庆烙画传承人)

做新茶



◆ 漫游湘西南

洪觉寺走笔

夏姐芳

武冈的山,大都是藏着故事的。双峰山坳间,洪觉寺的飞檐自林隙间探出,仿佛一截折断的竹筒,裂纹间渗着明末清初的墨痕。石阶上的青苔早已浸透了三百六十年的晨钟暮鼓,每一道凹痕里都蜷缩着时光的痕迹。或是璨山禅师芒鞋踏破的草屑,或是吴从谦官袍拂过的尘埃。

顺治二年(1645),临济宗三十四世妙随禅师(琛山名妙随)自云南鸡足山跋涉而来。这位曾为南明旧臣的僧人,在明桂王政权倾覆后,将半生浮沉化作双峰山间的晨雾。他“葑草而基,刈藜而宅,乞钵而席”,于荒莽中凿出禅院雏形,却在寺院初成之际圆寂。临终前留下《采薇歌》数卷,字字皆是残明旧事的暗语,如今只余乡野老人口中的零落残章。康熙二年(1663),在武冈知州吴从谦相助下,洪觉寺于翌年缔构。吴从谦曾撰《双峰山禅院记》,以颂琛山威德。这位后来弃官

披缁的州官,彼时尚未料到自己的命运将与此地死死纠缠。

如今,寺院大雄宝殿梁柱间的彩绘已褪作烟云色,唯有一处“净鉴宝华轮”金匾尚存锋芒。这是康熙十七年(1678)元甫禅师的手笔。藏经楼前的石井,井沿绳痕深逾寸许。康熙七年(1668),知州吴从谦正是在此汲水煮茶,与寺僧论及“双峰十景”的命名。这位出身书香世家的官员,在任十年间七次为洪觉寺扩界立碑,最终却在某个秋夜脱去官服,自署“双峰樵客”,成为寺中洒扫居士。他的《双峰山禅院记》残碑现存于后山碑林,文中“地胜其人”四字被风雨剥蚀得尤为严重,仿佛暗示着某种天人交战的抉择。禅院西侧的禁蛙亭,池水至今不生蛙。康熙四十二年(1703),倾尘禅师在此立“止喧碑”,以镇山间虫噪。碑阴刻着奇特的纹样——实为南明永历通宝的变体,暗合琛山禅师“残明遗老”的身份。

出寺门向右,只见“五老洞”嵌于石壁之间。洞非五窟,而是一穴容五僧的修行场。康熙初年,五名犯戒僧人在此面壁思过,于石壁上镌刻法名。多年前,我曾爬至洞内,洞壁上字迹漫漶。洞内钟乳垂如经幡,水滴声暗合《牧牛颂》的节拍。听传琛山禅师当年在此闭关三月,留下“石髓凝神,云根证道”的偈语。雍正年间,迦陵禅师自京师大觉寺云游至此,见双峰如莲台合抱,遂植玉兰七株。花开时节,暗香浮动处总见袈裟翻卷。

夕阳漫过石门隘口时,整座寺院化作青铜色的剪影。望云台最后一株玉兰正在凋零,花瓣坠入放生池,惊起池底沉睡的康熙铜钱——那是吴从谦官时撒入的“买山钱”。禁蛙亭的晚风穿过石门诸胜,在“愈喧愈寂”的悖论中,将历代僧官的叹息谱成无字梵呗。忽然懂得,这座古刹的真正重量,在那些被抹去的碑文、被误读的传说、被风化的名讳之中。它们像五老洞壁的刻痕,越是模糊,越显深刻。当最后一缕夕照掠过倾尘禅师“灯灯相续”的偈语时,山门石狮的剪影终于与远山融为一体。

(夏姐芳,武冈二中教师)

◆ 岁月回眸

我向来以我的父亲为傲。父亲十二岁时,爷爷就离开了人世。父亲尝尽了人间冷暖,被迫过早地担起了家里的重担。年轻时为了生计走南闯北,修过铁路,搞过宣传;后来回乡从民办教师做起,通过函授自学,最终转正成为公办教师,自中学高级教师岗位上退休。用母亲的话来说:“初中毕业居然教高中生!”

我也常以是他的儿子而自愧。我少时随波逐流,虚度光阴,仅凭一点小聪明而不致学业荒废;中学时又迷恋文学,父亲怕我误走他“文字匠”的老路而忧心忡忡;及至参加工作,又与文字结缘,这次父亲不再设阻,而是给予期许和鼓励。我每次发在朋友圈的诗歌,被编辑慧眼相中拿去报刊上发表,父亲看到后总是第一时间拍照发在家人群里,比自己文章见诸报刊还要高兴。

生活中,我们的世界有各自的精彩。偶尔在一起时,大多数时候各自安静地坐着,或看电视或看手机。在文字上,更从未有过交融和碰撞,我沉溺于诗歌的随心所欲,他痴迷于杂文、散文、戏

写给父亲

周志斌

剧的嬉笑怒骂。晚年,父亲经常为一些城市、景点、企业写宣传语和广告语并屡屡入选,奖金、奖品接踵而至。我也试着写了些,自以为比父亲的更有意境、更有格局,却往往泥牛入海、音讯全无。

父亲向来独立自强,不致万不得已,决不烦劳子女。也许留恋人世的美丽,他非常忌讳谈及“死亡”。2016年,父亲因一个小囊肿在市肿瘤医院住院检查时,就发现了肺部阴影。我们几个子女大为惊诧,当即私下商量:考虑

到父亲年事已高,动不得手术,而他又非常忌讳“死亡”,最后只好向他隐瞒了病情。心思单纯的父亲对我们的话信以为真,出院后从不担忧病情,生活自在而惬意。及至2018年,父亲又因一次小病住院,这次检查出肺部阴影扩大了。后来,父亲的病痛发作越来越频繁,渐渐成了医院的常客,但每次自我感觉稍好就要出院。终于,父亲被

确诊为肺癌晚期,医生叮嘱我们做好心理准备。

2024年7月5日,到了父亲的弥留时刻。监视仪上氧饱、呼吸、心跳数据一步步衰弱,像是父亲生命倒计时的钟声。在已不能发声的情况下,父亲在纸上颤抖地写下几个字,请求医生让他早点离开这个让他又爱又恨的人世……

母亲在又置父亲遗物时,我一再叮嘱,父亲留下的书,一定不能卖,那是父亲留给我最为宝贵的精神财富。除了父亲留下来的一柜书,我还精心挑选了一尊父亲参加某企业征集广告语活动获二等奖的水晶奖杯,仔细清洗干净,摆在案头。只见清亮透明的水晶基座上,一片树叶婀娜地婉转着。树叶的两边,是蓝色的外衬,象征着天空。水晶树叶的中间,赫然镌刻着父亲获奖的广告语和他的名字。

(周志斌,邵阳县人,湖南省诗歌学会会员)